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劉　瑨

文編卷十八

明 唐順之 編

論史館日歷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

之士當升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脩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歴而已是以朝廷

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
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
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
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
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
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
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
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

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

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俟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録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

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年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歐陽修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

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

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禄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狥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兹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

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揺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

極自古所患若一啟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揺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歐陽修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

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
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
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犇競之路方今
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
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
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
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搉場
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

皆不聞以犇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罔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絶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内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

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别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頓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内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

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頓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

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巳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

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衆官勑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令來臣寮指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

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察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撮）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今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仮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説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奬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

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令按察者所

奏則未能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怨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

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

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

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
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
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溥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
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
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
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
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

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寛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葢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

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恐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絶去騷擾

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

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别圖減省細碎無

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

贓吏多是强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

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

羣下共行誅剥吏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内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糺舉弃一作多一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

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冐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

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葢爲朝廷本無黜陟

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

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

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

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謡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省察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

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

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
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
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
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
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
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
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
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

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

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

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

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

營之時如鄉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
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名入諫院十月之内
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
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
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
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

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淪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

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况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

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
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
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
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
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
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
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
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

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
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
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
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
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
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
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
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

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

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

官吏詢求疾若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給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

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杭州召還乞郡狀 蘇軾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

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

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捥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

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

使就獄有所約勑故獄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黄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逺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

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

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口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

配顔章顔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
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顔章等哉以此知黨
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
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
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礪以須勢必如此聞
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
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
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

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
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
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
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
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
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
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
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

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質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

論變鹽法事宜狀韓愈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賖貸升斗約以時熟塡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

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糴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糴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户到多將則糴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湏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羸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

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廵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嵗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

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任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令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

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倂名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

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户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廵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

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糴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請一年以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糴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

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

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

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疋八百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疋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

實户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寛百姓令其蘇息免吏流亡今令責實户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

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見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

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撿責軍司軍户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乞罷登萊榷鹽狀　蘇軾

元豐八年十二月缺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來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為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生大半去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

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户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

利害施行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蘇轍

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無可信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治民之官碁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輙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主客相忌情又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

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効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吏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輙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間選用職司以責其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

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轍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利今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

農田之説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力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富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于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説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

或欲使鄉户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户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慢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輙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客巡檢常踈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户

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户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庸調與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

役簡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閑今不問户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户則便下户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𧂐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户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飢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

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户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材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

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柰何至於官户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户之役比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户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茍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廢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

為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而從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

見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茍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等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貨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

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廪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沸騰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之官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如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没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勑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

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别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於外水旱凶荒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輙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諭明公之所深究而轍於才性朴拙學問空踈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埶無由茍明公見寛諒其不逮

特賜敷奏使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乾隆御覽之寶

文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文編卷十九

明　唐順之　編

論茶法奏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鋭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

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令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絶

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

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旣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旣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産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

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税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税絶而新茶之税少年歲之間舊茶税盡新税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

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付河北入米之人飜鈔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寛

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昌禁有言伏待罪責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蘇軾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

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曽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户部本路常平斛㪷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别無流民是故户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别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户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

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
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
而户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
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饑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
路翻悔為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
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
是以冐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
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

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難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蘇軾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兹仁孝慈儉可謂

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
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
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
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
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
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
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
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華門圭

實矣自祖宗以來每有勅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寛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

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廹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財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閒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

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

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税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税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

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

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旣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

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内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

即且令本州權任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任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

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

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羇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闘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顧

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栅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兵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

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時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

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

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
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
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兾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
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
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
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効少陽

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説

論劉三嘏事狀歐陽修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

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畧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

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旣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嘏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

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蝦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蝦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閒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閒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

歸路而堅其自外之心思為三嘏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嘏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論契丹侵地界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契丹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敵性貪狠素稱勇悍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令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絶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

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敵以大兵渡易水由太行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鄰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彊尚須勉彊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敵中彊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敵之色而無憂敵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

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敵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彊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北方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㓜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

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彼殺漢人者罰漢人殺彼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彼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彊虛張因我巡兵侵我

地界益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勝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國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契丹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括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契丹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惰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契丹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國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契丹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

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何如但於本路之
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
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
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
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
勸而怠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辨否也至如廢縁
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
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

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契丹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

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輙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

驗之失愳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

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
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
虛民敝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猒兵之患遂復議和而
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
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
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葢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
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
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

一無如字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歷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契丹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雄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

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歴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

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茍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

威睿算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夏人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夏人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

臣視慶歷御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兵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一無此字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

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者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

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别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國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

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重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竒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

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詭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兵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

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畧如此爾

然臣足未甞踐邊陲目未甞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

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

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説爾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歐陽修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

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

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

寢衰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敵别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而北敵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顧急和

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是比于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

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陜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令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

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顧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歐陽修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小醜之姦謀衆口云云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

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
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
河朔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
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
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爲已功
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
河北臣忝爲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
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

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秘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

策以裨萬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

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予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方窺見中國廟謀勝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

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敵人貪欲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契丹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戎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盗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為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

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衂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契丹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寛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為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契丹不邀功責報乎敵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

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顧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

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黄家賊事宜狀韓愈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黄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説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

縛以致怨恨蠻戾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
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
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
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
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
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
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
管因此凋敝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

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非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

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

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

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

人曽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

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

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

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

同容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蘇軾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契丹號為極邊彼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舟奄至城下自國家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駞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兖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

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契丹為京東一路捍屏敵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洺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吏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令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

乾隆御覽之寶

不許差出指揮盖緣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啟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𢞝有悮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

文編卷十九